

中國陶瓷美學視域下的文化認同與自信

蔡偉 唐宇婷 王愛紅

摘要：繼承和創新優秀傳統文化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根基與精神定力。陶瓷美學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經典樣本，既是增強文化認同的堅韌紐帶，也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撐，同時還是表徵與闡揚中國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文章闡釋了根植傳統文化沃土中的中國陶瓷美學意蘊，探討了陶瓷美學與文化認同、文化自信的內在關係。

關鍵字：陶瓷美學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eramic Aesthetics

CAI Wei TANG Yuting WANG Aihong

Abstract: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vital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its own specific traits. As a classic sampl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eramic aesthetics is not only necessary for our awareness of cultural identity, but also important for the building of Chinese cultural confidence. It serves as a window demonstrating the imag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as well.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eramics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y probing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ceramic aesthetics,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Key words: ceramic aesthetics;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confidence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

【作者簡介】：蔡偉（1984-），男，河南南陽人，南陽師範學院講師，景德鎮陶瓷大學設計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陶瓷產品設計、設計藝術理論；

唐宇婷 [通訊作者]（1994-），女，安徽合肥人，景德鎮陶瓷大學設計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陶瓷設計藝術；

王愛紅（1967-），女，山東煙臺人，景德鎮陶瓷大學設計藝術學院/中國陶瓷藝術設計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陶瓷產品設計、陶瓷藝術。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國家形象在陶瓷產品設計中的‘多維塑造’和‘立體傳播’”（23BG129）；教育部“人因與工效學”供需對接就業育人項目“景德鎮陶瓷大學-津發科技人因與工效學人才培養項目”（20230114488）。

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當前，我國正處於實現國家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文化建設是這一時期的重要工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理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的理論依據。我國的文化建設深耕於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土壤之中，陶瓷文化作為傳統文化中的傑出代表，與中華文明有著悠久的並行發展史，也持續為中華文化的發展輸送著源源不斷的營養。在我國新時代文化自信、自強建設中，陶瓷產品、陶瓷藝術中所蘊涵的一些美學思想和美學特徵可以而且應當成為重要的助推力量。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發揚工匠精神，做好中國陶瓷；以陶瓷為傳播媒介，宣介和闡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陶瓷美學為敘事藍本，構建中國審美話語權，講好中國陶瓷故事，搏塑中國文化藝術形象；以陶瓷美學的“柔性”詢喚和藝術教化功能為紐帶，維係和強化華夏兒女的民族文化認同。這是我們逐步建立強大的文化自信，實現文化復興與文化自強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時代使命。

一、中國陶瓷美學的重要意涵

陶瓷作為中國美學思想的重要載體，是在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產生的，也在人們的藝術和審美實踐中不斷發展著自身的美學特點。陶瓷美學是從美學角度來研究陶瓷，把陶瓷的藝術特質當做審美現象來考察，深入到陶瓷製作和藝術欣賞這兩個過程當中，探尋陶瓷產品、陶瓷藝術的內在審美規律。陶瓷之美通過塑造特殊的形象，以具體的形式體現美學蘊含的審美意識，通過特殊的材料和技藝手段使人對美的追求物態化，通過特殊的載體和語言使之呈現出來，成為觀賞和品評的對象。^[1]陶瓷美學作為陶瓷文化的重要內容，它既包括了一些重要的美學思想內容，也涵蓋了一些陶瓷產品和陶瓷藝術的美學特徵。

深受“天人合一”“開物成務”“重己役物”“器以載道”“器以利用，道以從簡”以及儒釋道思想影響的中國陶瓷美學，在歷朝歷代都為文人學者、陶工瓷匠所爭相推敲研討，磨礪鑄切間形成了百家爭鳴的陶瓷美學思想。中國陶瓷美學思想歷經千年，薪火相傳、生生不息。近現代以來，由於受西方美學思想、設計思想的影響，國內的現代陶瓷藝術、陶瓷產品在美學風格上亦多趨向於現代化和時代感，與此同時，不少陶瓷產品、藝術從業者廣續傳承優秀的傳統陶瓷文化，融合現代時尚審美元素，不斷在陶瓷產品或藝術創作中追求“守正”與“創新”的平衡，致力於通過陶瓷美學思想來助力於我國的文化自信建設。自黨的十八大設定了文化自信建設的目標後，十九大繼而提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二十大則高屋建瓴、總攬全局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文化建設擘畫了更加宏偉的發展藍圖，提出了“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的文化建設目標。時下，國內文化自信自強建設呼聲高漲，陶瓷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其所蘊涵的陶瓷美學思

想成為借助陶瓷之美，講述文化之美的重要傳播媒介。

二、根植本土的中國陶瓷美學意蘊

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每個歷史階段的陶瓷都傳承著前人的審美哲思，也都演繹出獨具特色的美學氣韻。如唐代三彩釉陶器的富麗新奇、絢爛多姿之美；宋代顏色釉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雋秀雅致之美^[2]；元代青花瓷的明麗華貴、豪放舒朗之美；明代五彩瓷的濃豔工致、古樸深沉之美；清代粉彩瓷的精細妍麗、巧思善工之美等，中國陶瓷美學的豐富意蘊由此可見一斑。意蘊即文藝作品的“內在的生氣、情感、靈魂、風骨和精神”^[3]。所謂有形則有意，陶瓷的意蘊附著於器物之上，與之語言形式相伴相依。中國陶瓷美學植根於傳統陶瓷文化沃土，豐富的文化內涵及人文精神潛隱其中。陶瓷雖為方寸之器，卻能以小見大，以有限表現無限，衍生出無盡的美學意蘊。中國陶瓷的美學意蘊融貫於陶器器物、陶瓷藝術之中，與造物理念、哲學智慧和工匠精神高度契合。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本土語境下，陶瓷意蘊之美的表達是極其豐富的，體現在質地、造型、裝飾、工藝、功能、意趣等諸多方面，其蘊含著濃厚的人文、藝術和科技內容，陶瓷美學中的審美意趣儼然已滲透於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它既承載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訴求，也反映出制陶施技者的努力與智慧；陶瓷的美學意蘊也是多層次的，它可以使人領略到美妙無比的多重審美享受，或如敲之悅耳中聽，或如觀之形色紛呈，或如讀之神韻猶顯，抑或思之意趣盎然。

（一）溫潤如玉的質地之美

陶瓷對材料質地的藝術表現是營造意蘊之美的基本手段，中國瓷器燒造追求“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效果，也一度有著對標玉器質感和以器比德的審美理想。唐五代越窯秘色瓷追求類冰似玉，宋時青白瓷亦追求玉之質感。人們常將“君子於玉比德焉”、“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的比德寓意轉喻到瓷器之上。由“石之美者”而“瓷之美者”，再“人之美者”，^[4]瓷器在搏塑的同時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化人而玉”“化人而瓷”的美學精神烙印。陶瓷質地由材料表現，而材料的突破成就了陶瓷發展的重大飛躍。唐代陸羽的《茶經》載：“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5]，此雖為陸羽品評陶瓷茶具高下之言，但將瓷與“玉”“銀”“雪”“冰”的質地相較，觀之、觸之、用之給人以置身其中之感，足見其別異於普態的意蘊之美。宋代定窯的“淚痕”、鈞窯的“蚯蚓走泥紋”、汝窯的“梨皮蟹爪芝麻花”等經窯火的淬煉使得釉面的流動與堆積、釉層的開片、支釘的留痕等表達陶瓷質地的獨特性。以汝窯天青釉三足樽承盤為例，此盤為直口、淺腹、平底，下承以三個蹄形足，器物內外均施以天青色釉，裹足支燒（見圖1）。汝窯瓷之釉有“青如天”“面如玉”“晨星稀”的特點，有“雨過天青雲破處”之美妙。此器有釉面油酥之感，似玉非玉；

釉層中含有少量氣泡，寥若星辰；細碎紋片大小不一，如摹蟬翼；裹足支燒五釘痕，堪如芝麻花。瓷工借助陶瓷的外在形式，結合偶發的外在因素將人的主觀之“意”浸潤於質地之中，使之具有意蘊之美。



圖1 宋汝窯天青釉三足樽承盤 故宮博物院藏（圖片采自故宮博物院官網）

（二）典雅得體的造型之美

陶瓷囊括了其作為藝術品所具有的諸多審美因素，故而也可謂是一種藝術。由於陶瓷兼具實用性與藝術性，因此，陶瓷可謂物質與精神的雙效契合。陶瓷不論作為日用之具還是工藝之器，其造型均受到了功能、技術、審美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任何實在的物都有形的存在，形是視覺可見的，觸覺可觸的……任何有意識地去創造形象都可以稱之為造型^[6]。造型是彰顯其意蘊之美的重要載體，陶瓷因受到外界客觀因素的制約和人主觀意志的影響，而具有餘意不盡的韻味。以北宋時期的景德鎮窯青白釉刻花注壺、溫碗為例，此器為溫酒、飲酒用具，將酒壺放入注有熱水的溫碗中，使酒得以快速加熱，科學而合理（見圖2）。瓷器的溫碗為六瓣葵花形，乃仿生之器，似為蓮瓣，而蓮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意，傳達了佛教的聖潔與美好。注壺為直口、折肩、圈足、曲柄、彎流，蓋頂置一獅形紐，生動可愛，呼之欲出。注子為瓜棱壺，壺身模仿瓠瓜類形態，不僅仿其形，亦仿其意，瓜棱壺取意瓜瓞綿綿，寓意多子多孫，希冀子孫昌盛、國家繁榮。可見，陶瓷的造型作為凝聚人之“意”的載體，其本身便具有意蘊之美。



圖2 宋景德鎮窯青白釉刻花注壺、溫碗 故宮博物院藏（圖片采自故宮博物院官網）

（三）繽紛多元的裝飾之美

“作為一種藝術方式，裝飾以秩序化、規律化、程式化、理想化為要求，創造合乎人的需要、與人的審美理想相統一和諧的美的形態。”^[7]裝飾是人的認知與情感的反映，它與造型、質地等外觀因素共同構成了物的“形式”。陶瓷的裝飾之美主要見之於色彩、紋飾等方面，它們為陶瓷器物增添了直觀的美學價值和藝術魅力。中國陶瓷的用色智慧不僅體現在對釉色的精準把握和極致追求方面，還體現在彩繪用色的精心調配以及瓷繪與釉色的對比與調和方面，甚至還會將色彩審美與生活實踐相結合，例如陸羽《茶經》有雲：“越州瓷、嶽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古人對茶器釉色與茶色的關聯考量正是將生活藝術化的體現。此外，中國陶瓷美學中的用色常常被賦予無限的遐想和傳奇色彩。如“入窯一色，出窯萬色”的鈞瓷，“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的秘色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從釉裏透分明”的青花瓷等皆以其獨特色韻聞名於世。而諸如天青色、霽藍色、釉裏紅、郎窯紅、帝王黃、美人醉等，更是在命名上賦予其浪漫的詩意與中國美學意蘊。因此，中國陶瓷的色彩有著清晰的民族藝術辨識度。

陶瓷裝飾肇始於人們的日常勞動、巫術信仰及功利需求。“裝飾的變革可以成為風格變革的先鋒”^[8]，因此，不同歷史時期的陶瓷裝飾美學風格總能體現出顯著的時代差異。如原始社會彩陶稚拙而神秘，商代陶瓷威嚴而凌厲，周代陶瓷秩序而韻律，春秋戰國陶瓷繁縟而清新，漢代陶瓷敦厚而樸質……以清乾隆“粉彩開光四季山水蓋罐”為例（見圖3），此罐上附二節塔式鏤空描金蓋，華美貴氣。罐體以淡粉色為地滿飾纏枝蓮紋，四面佈設圓形開光，開光內飾以四季山水人物景觀。金色與粉彩的搭配，層層疊陳的裝飾布局，開光風景畫面與纏枝花紋的呼應調和，使得此罐在色彩、佈局、技法方面和諧相宜、大方得體，彰顯了兼具自然、人文與藝韻的裝飾之美。



圖3 清 乾隆粉彩開光四季山水蓋罐 故宮博物院藏（圖片采自故宮博物院官網）

(四) 工巧匠心的工藝之美

《說文》云：“工，巧也，匠也，善其事也。凡執藝事成器物以利用，皆謂之工”。《漢字通道》載：“藝的意思是手持農具來回除草，即園藝之藝，後來引申為一切才藝”^[9]。所謂“工，巧飾也”，古代的“工”與“巧”是密切相連的，如“能工巧匠”“巧奪天工”等。陶瓷搏土為器，澄泥淬火，需經成型工藝、裝飾工藝、施釉工藝、燒制工藝等多重礪煉，正如景德鎮傳統制瓷技藝中所體現的那樣，“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細節目尚不能盡也”^[10]。中國制瓷工藝既飽含巧思，凝聚匠心，又彰顯妙美。以宋代建（陽）窯茶盞為例，由於彼時鬥茶之風盛行，建盞不僅器型多樣，而且工藝精美，其有撇口、斂口、敞口及束口四種經典器型，多為大口，或舒展，或古樸、或直率，或端莊。宋代建盞制瓷工藝以釉水在窯內經氧化焰還原而生成自然斑紋為特色，尤以黑釉兔毫盞（見圖4）最受追捧，此類茶盞撇口，斜直壁，淺圈足，釉汁流淌兔褐金絲，用其點茶，釉色如墨，茶湯浮沫，飲趣橫生，可謂將形、釉、飾、燒工藝與人文內涵和生活意趣融會貫通。此外，中國的陶工瓷匠們自古追求“心手雙暢”的至美境界，他們身上所體現的精益求精、廣續鼎新的工匠精神，同樣是陶瓷工藝之美的重要體現。



圖4 宋 建陽窯黑釉兔毫盞 故宮博物院藏（圖片來自故宮博物院官網）

(五) 致用合宜的功能之美

陶瓷兼具實用、認知與審美的多重功能，而最基本的當屬物質層面的使用功能，因為中國傳統造物思想主張“物以為用”“致用為本”，王良的“百姓日用即道”和李漁的“堅而後論工拙”等均強調了器物的實用性至上的觀點。實際上，不同類型的陶瓷器，其功能傾向各有不同，但真正好的陶瓷器物設計需要達到融貫“美”與“善”的標準。美具有主觀直覺性，而善具有客觀功利性，只有實現美與善的統一，才能更好地滿足人的物質與精神需要，進而彰顯陶瓷器的功能之美。在中國制瓷史上，雖也有奇技淫巧、華而不實之作，但整體而言，中國陶瓷大多具有良好的功能美。以明永樂青花壓手杯（獅球心）為例，此杯為撇口，豐底，圈足（見圖5）。明代飲茶之風瀰漫，盛行瀾飲之法，而壓手杯的形制便於人們在品茗之時阻濾茶葉，具有極佳的實用功能。此杯外壁自口沿至足繪飾有朵梅紋、弦紋、纏枝連紋及卷草紋，杯心單圈內繪飾雙獅戲球紋。顯然，人們將自身的美好祈願藏匿於吉祥紋飾之中寄託情感，因此該杯被賦予了

認知與審美層面的精神功能。此杯觀之，令人賞心悅目，用之，使人心曠神怡。優良的功能、優美的形式以及嚴謹的結構共同構建了極具意蘊的藝術佳作。由此可見，具有良好功能的陶瓷能夠使人感受到溫馨與美好，進而傳遞潛隱其中的意蘊之美。



圖 5 明 青花壓手杯（獅球心）故宮博物院藏（圖片采自故宮博物院官網）

（六）賦情寄懷的意趣之美

陶瓷的意趣是綜合作用的結果，即經創作者對客觀物象進行多維觀照，再以工藝進行表現進而呈現的有意味的形式，能夠給人精神的遐想並產生情感的共鳴，是客觀物象的質地、造型、裝飾等與創作主體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多效契合。“意趣”作為中國美學範疇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演變的過程，體現了創作主體的審美傾向與藝術修養，是創作主體長期體驗的結果。關於意趣之美，在中國陶瓷中常有所見，陶瓷工匠常常將中國書畫藝術中的詩、書、畫、印有機地凝於一把小壺，一枚茶盞，一方墨硯，抑或只是一口極其尋常的瓷碗，以瓷寄情，以瓷銘心，以瓷達意，呈現出了情、物交融的美好意境。以宋代磁州窯擊鞠圖瓷枕為例，擊鞠作為中國古代的一項傳統民俗運動在宋代尤為盛行，該枕枕面前低後高，如意形開光內繪飾擊鞠圖，創作者用筆幹練肯定、瀟灑飄逸，人物形神兼備，生動展現了五名騎手策馬奔騰，揮杖比拼的場面（見圖 6）。創作者對於市井生活深入瞭解，澄懷觀物，截取精彩的瞬間並進行藝術的加工，使這一饒有趣味的活動場景定格於枕面之上，方寸之間便能讓人感受到競技運動的昂揚鬥志和中國傳統民俗的樸質生動，其不凡的意趣寄寓了器具以意蘊之美。



圖 6 宋 磁州窯擊鞠圖瓷枕 磁州窯藝術館藏（圖片采自磁州窯藝術館）

三、陶瓷美學與文化認同、文化自信的內在關聯

(一) 陶瓷美學可作為增強文化認同的堅韌紐帶

中華文化認同不僅是深層次的歸屬認同和價值服膺，而且是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內聚力，^[11]它對於共建共用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陶瓷美學的藝術感染力和美育教化功能可以增強陶瓷文化的歸屬感和感召力，進而成為維係和增強文化認同的堅韌紐帶。

陶瓷文化既是物質的凝結亦是意識形態的申發，換言之，“陶瓷文化是以陶瓷這一人造材料為載體或紐帶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總和”。^[12]陶瓷文化既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亦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陶瓷美學作為最具審美特質的陶瓷文化成分，其既是中華民族審美精神的典型表達，也是增強民族文化認同的堅韌紐帶。陶瓷文化主要體現為器物文化、觀念文化和行為文化三種形式。陶瓷的器物文化，即物質層面的文化，包括材質文化、工藝文化、裝飾文化等內容；陶瓷的觀念文化，即指精神層面的文化，其包括裝飾風格、瓷俗文化、民間傳說等內容；陶瓷的行為文化即制度層面的文化，是在悠久而漫長的制瓷發展史中形成的特有文化形式，其涉及陶瓷生產、陶瓷業管理、陶瓷貿易等內容。

陶瓷美學既是陶瓷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有其獨立的藝術性與審美性。早在新石器時代，先民便創造了陶器，中國作為陶瓷發展史的源頭之一，其創造的陶瓷器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風俗、禮儀制度以及審美觀念，逐步形成了別具中國特色的陶瓷文化，而中國傳統美學意蘊便融貫其中。陶瓷產品、陶瓷藝術中的美學特徵是對陶瓷物質文化特徵的高度凝練；在整個陶瓷發展史中承襲和演變而來的眾多美學思想，諸如“天人合一”“器以載道”“開物成務”“器以利用，道以從簡”等內容，則是對陶瓷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集中體現。人們在進行審美創造、審美欣賞的活動中，用心靈去觀照外界物象，發揮想像，在思想意識中超越外物形象進而感受意蘊之美。人們以陶瓷的形象為依託而又超越其有限的形象，達到主體情感與外物形象的雙向契合。正是中華民族對於陶瓷文化的審美共識和情感共鳴，使得陶瓷美學能夠將國人對於傳統陶瓷文化和美學精神的認知趨向一致，最終形成為堅定、強健的文化認同。

(二) 陶瓷美學可作為建設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撐

中華民族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離不開對本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高度自信。^[13]通過對陶瓷美學思想以及陶瓷產品、陶瓷藝術中的美學特徵的探討，有助於我們尋找到陶瓷文化、陶瓷美學與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關聯，而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是文化自強的前提，是文化建設的根基。陶瓷美學是我們文化尋根的清晰線索，透過陶瓷美學來解讀和認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培養文化自覺，建立文化自信和實現文化自強的重要途徑，這也就意味著陶瓷美學與文

化自信建設之間有著廣泛而深刻的關聯性。對於這一關聯性的研究，是我們通過陶瓷美學意蘊助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所必需要探討的話題。

陶瓷美學與文化建設關係甚切。從器物文化方面看，陶瓷作為人們在利用與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成果，可謂是陶瓷工匠利用“物質生產資料”製作出的“物質生活資料”，這是將自然物進行“人化”的過程。以景德鎮為例，其陶瓷產品、陶瓷藝術長期處於業界翹楚地位，這固然與其深厚的歷史底蘊息息相關，但在瞬息萬變的當代，景德鎮在繼承傳統陶瓷文化的同時也需要多維度、多角度的文化活化與創新。從行為文化方面看，陶瓷能夠體現出一種制度層面的行為文化，古代陶瓷美學之中蘊藏了一定的社會制度，例如宮廷陶瓷獨尊而排他，彰顯禮制與身份，是權力的象徵。因此，宮廷陶瓷中所彰顯的美學意蘊便是威武壯闊、豪華富麗。貴族設計雖已隨著王朝的消亡而湮滅，但其器物的外在形式與內在意蘊卻成為後世藝術創作的不竭源泉。從觀念文化方面看，陶瓷的藝術審美反映了一定的文化理想、宗教信仰和倫理道德，其存在於民族性格之中，其中表現的美學意蘊也是當時觀念文化的表現。

陶瓷美學對於文化建設而言，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文化的發展總是以滿足人的需要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體現了人作為歷史活動的主體進行自我創造與實現的成果和過程。陶瓷作為一種文化，自問世以來，便日積月累形成了人類文明史上最為殷實豐厚的文化成果。陶器的成型自古就與文化的培養、教育關聯，在陶冶、陶範、薰陶、陶醉、陶然、陶鑄等詞匯中都有體現。在陶瓷美學中，以陶瓷之形傳中華文化之神，以創新之形會中國文化之意，以達到形意交融，渾然一體。陶瓷美學既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當我們通過陶瓷之美髮現文化之美、文化之魅時，我們就更容易產生文化自覺，更容易建立起更深層次、更為堅定的文化自信，也就更容易推進我們的文化建設，實現真正的文化自強，進而創造新時代的文化新輝煌。

（三）陶瓷美學可作為國家文化形象的傳播媒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提出起底於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其基於強大的文化自信，亦依託於文化的創新、創造。陶瓷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與華夏文明相伴已久，陶瓷之美最易體現文化之美，最能訴說文化之美。同時，陶瓷之美、文化之美是我們建立文化自信的基石，時下中國特色文化建設如火如荼，我們需要通過深挖和解讀陶瓷美學意蘊之美，認識和講述傳統文化之美。對於陶瓷美學的認知，可以讓人們感知中國陶瓷文化的魅力，讓人民樹立起強大的文化自信。陶瓷美學作為陶瓷文化中的重要內容，可以而且應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塊重要基石，成為中國文化形象傳播的媒介和載體。

陶瓷美學的發展水準和人們對於陶瓷產品、陶瓷藝術的審美水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的文化藝術生產力水準。與此同時，作為一種藝術媒介，陶瓷必然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的表現^[4]，也彰顯著我們的國家、民族形象和文化藝術面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增強中華文明

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世界曾因陶瓷而認識中國，中外文化也曾因陶瓷而交流互鑒。無論是古代的“陶瓷之路”，還是如今的“一帶一路”，陶瓷都是中華文明向世界傳播的重要媒介和載體。在西方話語權長期強勢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以中國獨特的陶瓷文化、陶瓷美學為媒介來廣泛宣介中國美學精神和構建中國文化敘事體系。近年來，中國主場外交活動頻繁，國宴用瓷作為國家主場外交場合的重要物質媒介，具有塑造國家形象、傳播民族文化的作用。^[15]因此，國宴用瓷成為向世界展示中國陶瓷美學精神的重要窗口。以G20杭州峰會上的“西湖盛宴”系列國宴用瓷為例（見圖7），這套餐具將杭州地域文化元素與“青綠山水”瓷繪工筆技法相結合，精準把握了“西湖元素、杭州特色、江南韻味、中國氣派、世界大國”的設計基調。餐具中對“橋”元素的應用非常亮眼，尤其是對杭州西湖畔斷橋形象的提取和應用，可謂是妙不可言。比如，前菜高足碟的底座就是一個骨瓷橋形擺件，這也契合此次G20峰會的會標圖案，寓意中國的發展將為G20成員搭建合作共贏之橋。這套國宴用瓷，既彰顯出中國陶瓷美學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造物理念，也通過傳統文化元素與地域人文景觀相融合的形式向世界展現了中國文化形象。



圖7 G20杭州峰會國宴餐具——“西湖盛宴”系列（圖片來自網易）

四、結語

陶瓷不僅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項重要載體，也是世界認識中國，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號。陶瓷美學是中國與世界文化藝術交流互鑒的重要語言，是展示中國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我們應當繼承和創新陶瓷文化，豐富和發展陶瓷美學，使其成為國人增強文化認同，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媒介，並不斷為國家文化建設賦能。

參考文獻：

- [1] 程金城. 中國陶瓷美學 [M]. 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06.
- [2] 蔡偉. 宋金瓷枕中的藝俗互動探赜 [J]. 中國陶瓷工業，2024，31（02）：126-131.
- [3] 黑格爾. 美學（第1卷）[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25.
- [4] 周清毅. 論中國陶瓷的精神 [J]. 中國藝術，2022(03)：4-11.
- [5] （唐）陸羽. 茶經 [M].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25.
- [6] 李硯祖. 藝術設計概論 [M]. 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62.
- [7] 邱景源. 藝術設計審美的維度 [M]. 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9：115.
- [8] 徐恆醇. 設計美學 [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201.
- [9] 方守獅. 漢字通道 [M]. 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239.
- [10] 楊維增. 天工開物新注研究 [M]. 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162.
- [11] 周馳亮. 中華文化認同的歷史生成邏輯——兼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45（05）：9-15.
- [12] 陳寧. 從 china 到 China [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0：19.
- [13] 高峰，周穩. 基於當代社會語境下繁昌窯青白瓷應用傳承的發展策略 [J]. 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21，41（03）：72-78.
- [14] 楊永善. 陶瓷造型藝術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
- [15] 劉世平，王愛紅. 國家形象與民族文化的“主場”生成——以國宴用瓷為媒介的表徵意指實踐 [J]. 雲南社會科學，2021（03）：170-178+189.